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清〕錢謙益著

〔清〕錢曾箋注

錢仲聯標校

牧齋有學集

〔下〕

錢謙益

牧齋有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有學集卷二十九

墓誌銘

明福建道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諡忠毅李公墓誌銘〔一〕

公諱應昇，字仲達，常州江陰人也。舉萬曆丙辰科進士，選江西南康府推官，徵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天啓乙丑，逆閹魏忠賢矯旨，削籍爲民。明年丙寅，矯旨逮繫，考死詔獄，閏六月之初三日也。年三十有四。崇禎元年，孤遜之上章訟冤，詔復官，贈太僕寺卿，予祭葬，給三代誥命，蔭一子入國學。弘光元年，遜之疏請補諡，予諡忠毅。

嗚呼！國家闡宦之禍，燃于振，熾于瑾，而焚灼于忠賢。公入臺班，則忠賢燎原之日也。公連章切諫，謹逸遊、罷內操、停立枷，皆以剪閹機牙而落其角距。既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攫而焚其稿。公曰：「兄能攫我腹稿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踵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目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

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爰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聽其指麾，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僭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內，隱憂滋大。臣爲皇上計，莫若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倚同姓，驕蹇朝右，中朝呼爲「內外魏」，莫之敢指。公疏摘抉及之，廣微大恨。而新參幸其無主名，可乞「三」餘光也，亦多口愬公以自固。會孟「四」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皇上宜戒諭廣微，繹敬慎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幾上可以報聖明，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廣微既附闈，疾視其父允貞所交友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子。廣微深慚于露章也，益恨公刺骨。而崔呈秀者，闈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稿彈治。呈秀微服夜行，長跽求解，公叱去不許。遂與廣微比而愬公。廣微謀廷杖斃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一年。明年三月，削籍歸里。又明年，假織監疏，急徵詔獄，吏榜掠楚毒，侃侃不少屈。畢命之日，賦詩二章，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東向拜書，以別父母。越三日，兄應炅出其屍，骨肉斷爛，竟不知其死何狀也。

嗚呼！一二正之季，闕官以人主爲尸，盜弄魁柄，旋踵撲滅，于國家猶無與也。天啓之禍，煽于羣小，廣微、呈秀，以忠賢爲尸，而羣小捉刀蜚矢，飛謀釣誘，又以廣微、呈秀爲尸。國家二百餘年長養之元氣，愛惜之人材，攻穴芟蕪，如蟲之自食其肉，不盡不止。公當考掠時，每大聲呼籲二祖列宗。迄今三十餘年，國魚爛矣，世陸沈矣，宮鄰金虎，胥化爲飛塵餘燼矣。祖宗在天之靈將安呼〔三〕乎？將安籲乎？起公于今日，不知其撫膺陷胸，又何如也？斯可爲痛哭也矣。

公爲書生，專勤誦讀，不知環堵外事。筮仕刑官，剖積案，讞疑獄，招擬平反，一字出入，雖老文法吏無以難也。少負才華，銛利如切玉。及爲奏牘益工，勾稽援據，以敬輿、子瞻爲師法。論天下有三患，曰夷〔一〕狄吭背之患、盜賊肘腋之患、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則〔二〕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真元，則病醫。鑿鑿乎醫國之藥石，而病者弗省也。辨奸指佞，劈肌中理，奸邪如王永光，九首百足，沓口歧舌，終不能自解免而去。羣小固懾公風裁，亦兼畏其筆鋒也。公爲人易直安雅，却行側立，悛悛如靜女退士。遇大節，鸚舉蠶湧，不可禁禦。銀鐙及門，道路詢懼。與父母訣別，摳衣肅拜，安詳如平時。抵郡城，與其師友吳鍾巒、徐時

進酌酒賦詩，抗手而別。臨終詩云：「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其于患難死生之際，正定不亂如此。

公始祖桓烈公，至元中統軍元帥，墓在河間之寧津，其孫佩金虎符，世守江陰，家焉。入國〔元〕朝，世爲儒。祖杲〔元〕，父鵬翀，母孫氏。娶錢氏，余宗女也，生一子，卽遜之。公家世孝友，奉父訓如師保。將之官，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春糧釀黍，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拊背慰勉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公既沒，淑人奉養尊章，比治喪葬，撫九歲孤遜之，嶄然強立，人謂忠臣之室有女宗焉。弘光乙酉，後公二十五年卒。又十三年丁酉，遜之乃卜諭塋于曹莊之新阡，備禮大葬，奉大父母窆主穴，而公與淑人窆昭穴，昭國恩、成先孝也。於是整齊遺文，論次年譜，以許光祿譽卿之狀請銘。余爲之執簡欷歔，泣而受命。銘曰：

郊牛之角，食于鼯鼠。薨薨螟螣〔三〕，賊我禾黍。椽人醜扇，讒夫和聲。螳子不戒，大廈以傾。嶽嶽李公，簪筆持斧。名刊飲章，身填牢戶。善類燿矣，邦家之災。滄海橫流，九廟沈灰。江鄉故國，諭塋截臬。龜趺豐碑，烏頭綽楔。金錢尙方，丞徒將作。黃麻紫書，照耀夜壑。漢津有梁，斗杓不沒。甌〔三〕山敦丘，自有日月。丹心碧血，磅礴輪囷。赤岸黃壚，蔚爲慶雲。天開地闔，元氣在茲。鴻朗莊嚴，徵此銘詩。

上章因敦之歲春王正月望日石渠舊史某撰文〔三〕。

附東膚公札

老居人世，朋舊凋殘。江上故家，尤歎衰落。得見足下，風神氣骨，宛然忠毅眉目生動，不覺悲喜交集也。隧道之石，謹受嘉命。涕淚漬紙，久而削稿。往年作應山諸公文字，在天路坦夷之日，腸肥氣盛，筆墨馳騁。今世運而往，志氣衰颯。每一執筆，不勝山河陵谷之感。雖復敷演成篇，亦往往如楚人之吟，楚囚之音〔三〕，鼠憂蚓泣，豈足以舉揚遺烈，慰仁人孝子之深思乎？知足下義心苦調，當亦爲之掩卷而太息也。聽鷓鴣佳什，感慨激昂，惜繼聲者無其人耳。遠承垂念，草率附謝不一。

【校記】

- 〔一〕此文有學集各本外，亦收於文鈔補遺中。金匱本題首有「明」字，遼本、鄒鎡序本無。文鈔補遺題只有末八字。
- 〔二〕文鈔補遺有「一」字，各本無。
- 〔三〕金匱本「乞」下有「錄」字，各本無。
- 〔四〕文鈔補遺作「孟」，各本作「初」。
- 〔五〕文鈔補遺作「呼」，各本作「在」。
- 〔六〕文鈔補遺作「夷」，各本作「彝」。
- 〔七〕文鈔補遺作「則」，各本作「且」。
- 〔八〕各本作「國」，金匱本作「明」。
- 〔九〕遼本、金匱本作「杲」，鄒鎡序本、文鈔補遺作「果」。
- 〔一〇〕文鈔補遺作「蟻」，各本作「蟻」。
- 〔一一〕文鈔補遺作「甌」，各本作「甌」。
- 〔一二〕文鈔補遺有「上章」以下十九字，各本無。
- 〔一三〕各本作「音」，文鈔補遺作「操」。

故廣西道監察御史高陽李府君墓誌銘〔二〕

余往與高陽李文敏公，同出吾師孫文正公之門，文敏以長兄事余。既貴，滋益共。御史君，文敏之從子也。御史沒，既葬，其子琰、瑄撰述行狀，以上史館。瑄遂踰淮涉江，重趼入吳，介文敏舊誼，請銘于余。余何忍辭。

按狀，君諱發元，字元毓，保定府高陽人也。曾祖參政公諱某，祖文學公諱某，文學弟贈閣學、太子太保，文敏公父也。父明經公諱某，贈文林郎、寧波府推官。娶王宜人，生五子，君其仲也。君少負淵敏，與文敏齊名，括羽鏃礪，自爲師友。孤貧力學，冠挂履遺，指擢胃腎，凌紙怪發，文敏自謂弗如也。三十補諸生，甲子舉于鄉。經明行修，巋然宿素〔三〕。甲戌舉進士，授寧波府推官。詔獄繁興，文書堆案。精心鉤稽，以平反求生爲務。忽然而睡，煥然而興，佩觿解結，如發芒背，交臂歷指，皆自以爲〔三〕不冤。用治行第一內召。甲申之難，慟哭不欲生，久之乃出受命。授〔四〕廣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兩淮鹽課。戎馬旁午，鹽竈崩潰，殘商捧足慟哭，君垂涕撫諭，抗言上請，以淮南所積垣鹽六萬引，還商辦鹽，商乃稍出趨事。既而爬搔利病，次第修舉，發引目、救商本，掣殘商〔五〕，禁越俎。章凡數〔六〕十上，最後和盤打算，謂定窩招認，殘商寧死不願〔七〕，惟有量力行鹽一法，照新例，一引納兩引之

價，照舊例，一引行兩引之鹽。事易修明，法最畫一，商竈謹呼，謂李公生我。君考鏡二〔二〕百年來〔三〕淮南鹽政，爲官議者十一，爲商議者十三，爲竈議者十五，爲課議者十二。當分崩潰決之時，講承平疏理之法，古方新病，其與幾何？乃一切寢閣，汲汲于〔四〕固結人心，爲商請命。振衣挈領，炙病得穴，鹽課漸登，後來者始可厝手。而君以癆瘵屬疾，移病抵家，遂不起。於乎惜哉！

狀稱君孝友篤摯，居父及大母喪，擗踊毀瘠，沈疴累年。居鄉捍大患，賑大祲，鄉黨歸仁焉。廉潔自矢，囊金積帛，逆却如糞溲。聳善抑惡，矜愚砭頑，片言攻訐，若避蜚矢。風期闊達，不施戟級。酒酣以往，抗言在昔，擊節高歌，決裂肝胃〔五〕，與朋友共。蓋樂易軒關〔六〕，倜儻不羣之男子也。緇衣好賢，傾心善類，于燕，好范閣學質公，于越，好劉通政念臺、倪尙書鴻寶、馮天津留仙、司馬鄴仙。小夫壬人，鈎黨病國者，如毒蛇螫手，唯恐〔七〕不得斷而去之。其遭際坎陷，不獲少發舒于本朝，則天也。余嘗論之，爾雅敍四極，北戴斗極爲空桐。間世而出偉人，稟受斯氣，以驚爆宇宙。高陽云亡，南北諸君子，咸與廟社俱燼。譬諸經星隕墜，則奔星約如雨而後〔八〕者，殆不可勝數也〔九〕。如君者，其亦隕星之最後者與？兩淮之役〔十〕扣〔十一〕囊底餘智，盤錯遊刃，而命不少待，則豈非奔〔十二〕流將墜，芒焰驟作〔十三〕，有聲曳其後而可駭者與？君之有志無時，視而不受含者，夫豈一人之故也哉？君

生萬曆戊寅十一月^{〔三〕}七日，卒今丁亥四月四日，享年七十。配邊宜人，生二子：長琰，舉人。次瑄，廩生。女一，適韓^{〔三〕}運啓。孫四人。某年某月葬某地之某阡。銘曰：斗極之下，觚竹空桐。光岳^{〔三〕}氣合，篤生駿雄。餘分閨氣，錯落紫宮。奔流不返，有光熊熊。湯湯高河，烈烈朔風。幽都筋角，鳴彼角弓。書命兩朝，奕葉顯融。舊史刻辭，以訊無窮。

【校記】

- 〔一〕此文有學集各本外，亦收於文鈔補遺中。〔二〕文鈔補遺作「宿素」，各本作「素風」。〔三〕文鈔補遺作「自以爲」，各本作「謂」。〔四〕文鈔補遺有「授」字，各本無。〔五〕文鈔補遺作「殘商」，各本作「鹽」。〔六〕文鈔補遺有「數」字，各本無。〔七〕各本作「願」，文鈔補遺作「願」。〔八〕各本作「二」，金匱本作「三」。〔九〕金匱本、文鈔補遺有「來」字，遂本、鄒鉉序本無。〔一〇〕文鈔補遺作「于」，各本作「乎」。〔一一〕各本作「胃」，金匱本作「腎」。〔一二〕文鈔補遺作「關」，各本作「關」。〔一三〕文鈔補遺無「恐」字，各本有。〔一四〕各本作「後」，文鈔補遺作「復」。〔一五〕文鈔補遺有「也」字，各本無。〔一六〕各本有「兩淮之役」句以下至「葬某地之某阡」一百十六字，鄒鉉序本無。〔一七〕遂本、文鈔補遺作「扣」，金匱本作「如」。〔一八〕遂本、金匱本作「奔」，文鈔補遺作「崩」。〔一九〕金匱本作「作」下有「者」字，遂本、文鈔補遺無。〔二〇〕遂本「月」下有「初」字，金匱本、文鈔補遺無。〔二一〕金匱本、文鈔補遺有「韓」字，遂本無。〔二二〕各本作「岳」，金匱本作「芒」。

明故山東登萊監軍道按察司僉事佟公墓誌銘〔二〕

故山東按察司僉事管登萊監軍道遼陽佟公，以天啓五年乙丑九月，畢命于請室，自敘其生平，作幽憤先生傳，而余爲其序，極論公之不當坐叛死爲大冤，黨人曲殺公以敗壞遼事爲大誤，而公之死冤死黨，不死于國法而死于疑似髣髴不可窮詰之臆書爲大異。勞人志士讀斯文者，靡不拊膺椎胸，泣下歎息。而公之子中丞國器哭而請曰：「甚矣先子之賴公以不死也！敢復以墓誌〔三〕累公。」余踟躇受命，退而稽譜牒、徵實錄、據爰書、考國論，證明之以〔三〕所見所聞，詳複書之，詞繁而不敢殺焉。

謹按：公姓佟氏，諱卜年，字八百，世爲遼陽人。始祖達禮，洪武中，征進迤北，招降奴兒干野人。世官開原三萬衛指揮使。子敬襲。敬歿，弟昱襲。昱生暎，暎〔四〕生棠，棠生恩，世守禦建州，上首功，而恩戰馬吉堡，追奔二百里，陷陣支解，世宗皇帝命首祀羣烈祠。恩生登，歷官榮祿大夫都督同知，總兵〔五〕三鎮，李寧遠輩皆出部下。登生五子，次養直，歷官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娶石氏，實生公。

佟氏自開國以來，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亡者多國殤之鬼，存者爲羽林之兒。塗地膏野，東故賴之以存〔六〕。誰無君父？誰無祖宗？忍忘其骨仇血怨，而贖有貳心乎？其坐公

爲大冤者一。公爲舉生子，始生，立于蓐，人以韓蘄王目之。讀書倍文敏穎^(七)，攻苦課誦之暇，與其姊之夫楊生崑仁角騎^(八)射、習行陣，訪問雜種部落，以執訊絕幕相命，意豁如也。崑仁常草疏，圖上張其哈喇地形要害，巡按御史不當縱李氏捐以予敵。江夏熊公按遼，刺知之，盛怒詰問，聲如哮虎。崑仁徐對曰：「主臣，有之，稿草^(九)鏽書笥中。」熊公搜得之，且讀且歎^(一〇)，執其手以升堂，擢諸生第一。崑仁死，熊公哭之慟，已而捫淚曰：「有卜年在，崑仁未死也。」公治邑考最，中蜚語，量移夔州府同知。熊受命經略，要與共事。公固辭。熊大詢曰：「汝家受朝廷三百年厚恩，堅不助我，是猶有君父乎？」公泣下，慷慨受命。公爲書生，志^(一一)在東略。今慨然以身許熊，猶是志也。兔園佔畢，已抱請纓投筆立功絕域之思；戎幕馳驅，乃効翕侯中行說教誘單于之計，喪心狂易^(一二)，死無以見崑仁于^(一三)地下，而公忍爲之乎？其坐公爲大冤者二。

公舉萬曆丙辰科進士，選令南皮，調繁河間。畿南劇要，戎馬徵發，勘災傷、恤馬戶、疏沙河、平輸糶，戴星暴日，爬搔利病，公不負百姓，忍負國家？登、萊之役，公與江夏借箸，以謂狡焉啓疆，不足當漢一大縣^(一四)。遼、瀋屹然，三岔如帶，我戎索未改也。哨馬數驚，毳帳夕徙。椎結辮髮之徒，猶有望刀環、敲筆格，嘶北風而繞南枝者，其疑可乘，其狙伏^(一五)可使也。遼亡之後，劉愛塔猶以愛塔來歸，何況此日。招我之叛人以疑彼，則間諜廣；用彼之

叛人以謀彼，則腹心潰。此伐交之秘策，恢復之本計也。表餌未設，機牙甫二動而彌天之網已隨其後。于是灰遼人之心，絕三反正之望，堅脅從之黨，起四內訌之謀，全遼之局破壞，而蠶食魚爛之禍，馴至于不可救藥，此所謂大誤者也。

而羣小之曲殺公也，則有詞矣。一則曰：杜茂、李芳春之遣約降，李永芳行邊張司馬所具獄也。公疏辨曰：「臣不知杜茂何人，李芳春去年九月投用于德州，安得與杜茂共匿河間廨舍？杜茂果匿臣所，偕臣二奴渡遼，同行數千二里，何故不知二奴姓名？」又謂芳春係李平胡子，平胡拜大將軍，官三至都督，子世勳見在承襲，何芳春也？杜茂冒登餉逃匿，爲邊吏邏得，會有劉一瓏之獄，借以傾首輔一璟三而竄入公名，以相連涉。所謂李芳春平胡者三，皆黎丘之鬼。公與李氏僕三從往返，皆子虛烏有之人。夫役四五十人，郵傳絡繹，皆鑿空懸度之事。司寇王莊簡三駁正杜氏之獄，蔽之曰誣服。此初訊平反之詞也。一則曰：公爲養性逆族，法當連坐，不待叛。公疏辨曰：「臣與養性，宗枝疎遠。養性居撫順，臣居遼陽，相去二百里。萬曆四十五年，臣爲南皮令。四十六年四月，東事始發。七月，養性懼誅逃去。各有本末，不相及也。」王莊簡公論公坐叛族，流三千里。侍郎楊東明重讞論死，曰：「謀反夷三三族，豈得末減？」員外顧大章曰：「律：反族不同居、不同謀者，期親論斬，餘不坐。此明法也。明公所言，漢法也。」楊默然而止。此再訊未決之案也。一則曰：

公于建州爲同姓，不但養性逆族。公疏辨曰：「遠州口外，舊有修奴兒干都司，載在全志，此地名也，非姓也。修氏之姓，如姓張姓王之類，遼東二十五衛，不下數十餘家，非若口外之無姓也。」東明上疏曰：「卜年實建州族，每歲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大章曰：「此語何從得之？」東明曰：「亦聞之人言耳。」大章曰：「刑部奏事，有審得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東明大驚，追止之。東明與司官逞辨，主事汪喬年助大章爭之強，東明無所發怒，出惡語相抵，乃罷。喬年出，爲余誦之。余歎曰：「幽蘭之灰燼，史有明文。參夷之漢法，律無他比。大臣引經斷獄，固如是乎？此三訊之刑書，具獄奏可者也。」

公以辛酉十一月赴登萊監軍，浹月而解官。越五月就逮，長繫踰冬者三載。乙丑九月初二日，提牢主事張時雍墨書獄吏兩膊，以內傳脅公。越二日，時雍來促公曰：「必早自圖也。」公乃沐浴正冠，再拜自裁。距其生萬曆戊子七月二十五日，年三十八。當是時，冲人拱嘿，中外霧集，其不出于上意，甚易明也。遠無劉球之血衣，近無楊左之拷掠，一夫九首，九關沉沉，以爲出于逆闖，亦未可得而詳也。織兒壬夫，營私鉤黨，倚闖寺爲窟穴，張封疆爲網羅，始借公以定殺熊之局，則公不得不坐。已借公以了殺熊之案，則公不得不死。而公之死也，以獄吏之膊書，當賜死之詔，以提牢之口語，代奚斯之哭。迄于今，丹書再焚，青簡重汗，卒未知當日之殺公者，孰爲主名？孰爲指使？三百年之制獄，此非其大異者

乎？公抗疏陳辨，末云：「葺爾東邊，何異疥癬。剪此朝食，豈無老謀？悠悠忽忽，如醉如癡。彼急，則視之太難，彼緩，又視之太易。難既不得刻期以奏功，易又妄思微倖于一擲。甚至中外不和，文武不和，將士不和，殺氣戾氣，團湊一局，一柄衆持，兩臂互袒，戰無[言]朝氣，守難浹旬，一聞敵至，狼奔鼠竄，彼無庸其善間善攻，而我畢露其無謀無勇。及將全[言]遼[言]疆土，輕輕斷送，又藉此什一千百[言]之遼人，羅鉗解嘲，多方煅煉，某爲奸細，某爲內應。彼殺一番于關外，我殺一番于關內，若有所假口假手[言]、代驅代除[言]，不一網盡之不止者。遼人扞禦疆場，二百四[言]十餘年，亦皇上之孝子忠僕也。國家待遼人如是，其何以勸來者？臣不平之鳴，冒死自列，庶幾使天下後世，知衣冠名教中無背叛君父之賊臣，而且以見我國家十五朝養士之報，臣死且不朽。」嗚呼！公以七尺殉國[言]，聊以一疏報國，雖其伏尸暴骨[言]，身填牢戶，丹心血誠，披瀝滲漉，猶耿耿于敗牘腐紙，而上初弗省也，公[言]其如天何哉！

公歿後二十年，國器際會風雲，致位節鉞。恩綸自天，俎豆相望。愍忠追遠之典，于是乎大備。而其意不但已也，謂爰書國論，職在舊史。將取徵墓中之石，以示永久。余讀公絕命之詞曰：「日忠日孝，有血莫傾。數實爲之，天王聖明！」推公之雅志，肝腦在邊徼，脾腎在本朝。英魂颯爽，陵厲登降[言]在閭山、遼海之間，固不以陵夷[言]谷盈、金銷石泐而或

有衰止也。余志公墓，法當有銘。以公之葬于楚也，變其文爲楚些，以代巫陽之下招，其亦哀郢之餘音也夫！辭曰：

魂歸來兮遼左，黑水沸騰兮，白山峒峨。三方弛柝兮，三城隳鎖。茫茫神州兮，崇關則那！迴翔兮華表兮，念我靈瑣。魂陟降兮畿南，廟蠹豐碑兮，屋周步欄。邦人報事兮，黍薌耐甘。我黍離離兮，麥秀漸漸。顧瞻周道兮，我心如惓。魂周覽兮下土，天醉閭闔兮，日薄堂斧。自有美子兮，我心荼苦。濟彼沅、湘兮，騁望三戶。修門迢遙兮，泣涕如雨。魂却歸兮天上，垣牆周遭兮，天門誅蕩。星彗前驅兮，雲旂後啟。驂乘帝車兮，捎扶夔夔。三后在天兮，顧我臨饗。重曰：日經兮北陸，蟠螭兮在東。戒余車兮天梁，緹余馬兮鬼宮。天壓兮地崩，遑恤兮我躬。歲籥兮告窮，桃灼灼兮槿紅。羌檜葉兮松身，孰改柯兮易容？納余肝兮衛郊，藏余血兮周宗。支天維兮一柱，挽日御兮九宮。伐石兮南山，續詞兮刻碧。千秋兮萬年，亙九天兮白虹。

【校記】

- 〔一〕此文鄒鉉序本、金匱本無，邃本、南溥劉氏藏精校本有。亦收於瞿藏文鈔補遺。
- 〔二〕劉藏校本作「銘」。
- 〔三〕此文鄒鉉序本、金匱本無，邃本、南溥劉氏藏精校本有。亦收於瞿藏文鈔補遺。
- 〔四〕劉藏校本兩「暎」字作「瑛」。
- 〔五〕邃本「兵」下有「官」字，文鈔補遺無。
- 〔六〕邃本有「賴」「存」二字，文鈔補遺無。
- 〔七〕劉藏校本作「倍文敏穎」，邃本作「倍英敏」，文鈔補無。

遺作「倍文敏」。

〔八〕劉藏校本作「騎」，他本作「技」。

〔九〕遼本作「藁草」，文鈔補遺作「草藁」。

〔一〇〕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且讀且歎」，遼本作「且歎且讀」。

〔一一〕文鈔補遺、劉藏校本有「志」字，遼本無。

〔一二〕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易」，遼本作「惑」。

〔一三〕遼本有「于」字，文鈔補遺無。

〔一四〕劉藏校本

作「將」。

〔一五〕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伏」，遼本作「復」。

〔一六〕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甫」，遼本作

「南」。

〔一七〕劉藏校本作「絕」，他本作「切」。

〔一八〕劉藏校本作「張」。

〔一九〕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

「千」，遼本作「十」。

〔二〇〕劉藏校本有「官」字，他本無。

〔二一〕劉藏校本作「燦」。

〔二二〕文鈔補遺、劉

藏校本作「者」，遼本作「公」。

〔二三〕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廉」，遼本作「僕」。

〔二四〕遼本作「簡」，文鈔補

遺作「毅」。

〔二五〕〔二六〕〔二七〕文鈔補遺作「夷」，遼本作「彝」。

〔二八〕文鈔補遺作「全」，遼本作「金」。

〔二九〕文鈔補遺、劉藏校本有「公」字，遼本無。

〔三〇〕劉藏校本作「載」。

〔三一〕劉藏校本作「無」，他本作

「此」。

〔三二〕劉藏校本作「邊」。

〔三三〕劉藏校本作「千百」，他本作「百千」。

〔三四〕文鈔補遺、劉藏校

本作「若有所假口假手」，遼本無「所」字，「假」字作「解」。

〔三五〕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除」，遼本作「馳」。

〔三六〕遼本作「四」，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數」。

〔三七〕遼本、劉藏校本作「國」，文鈔補遺作「遼」。

〔三八〕文鈔補遺作「骨」，遼本、劉藏校本作「國」。

〔三九〕文鈔補遺、劉藏校本有「公」字，遼本無。

〔四〇〕校本作「降登」。

〔四一〕文鈔補遺、劉藏校本有「降兮」二字，遼本無。

〔四二〕劉藏

〔四三〕文鈔補遺有「豐」字，遼本無。

〔四四〕文鈔補遺作「屋」，遼本作「展」。

〔四五〕「闔闔」，遼本作「閭閻」。

〔四六〕遼本作「扶」，文鈔補遺作「扶」。

〔四七〕文鈔補遺、劉藏校本

〔四八〕「全」。

〔四九〕劉藏校本作「營」。

〔五〇〕遼本作「鑽」，文鈔補遺作「鑽」。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方孟旋先生墓誌銘_(二)

先生姓方氏，名應祥，字孟旋，衢州西安人也。惟方氏遠有代序，唐白雲先生_(一)，隱居桐江。孫旺，宋禮部尙書，謚獻肅，始居西安，子孫遂家焉。曾祖景溫，祖卓_(二)，父文炳，世有壹行。文炳娶鄭氏，生孟旋。孟旋六歲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弱冠而學大就，茹古涵今，浩無端涯。應舉文字，自關阡陌，收視反聽，耽思傍訊_(三)。浮天濯泉，籠挫萬物。既而聯翩拂悅_(四)，勁出橫貫，啞鐘忽鳴，黃雉變雄，砭熨澆漓_(五)，撥斷萎敗，卒降于經術道理，醇如也。

未及三十，橫經講授，頽然爲大師。萬曆甲午，選貢入南國學，祭酒馮公，避席以詔六館。丙午，與余同舉南京，同年生遮道指目_(六)，以爲衣冠有異也。丙辰舉進士，除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啓元年，覃恩贈封其父母。轉禮部祠祭司員外，陞郎中。乙丑，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奉母喪歸。除服而卒，崇禎戊辰六月初一日也。享年六十有八。遺言葬明果寺鉢盂山，近父母之兆。

孟旋孝友異他兒，三歲飲母乳，留其一以飼弟，長老嗟異之。奉太宜人于留曹，七十介壽，僚友門生，登堂拜母，衣冠以爲盛事。東行版輿，扶持入署，三日而歿。踊地椎膺，哀動行路，聲酸氣咽，越三年如始喪，君子以爲死孝也。孟旋娶鄭氏，繼娶王氏，生一女，嫁徐應

立。無子，以從子有章爲後。今歲癸卯，件繫事狀，裹糧渡江，請余追銘其墓，距孟旋歿，三十有七年矣。

於乎！孟旋忠誠樂易，洞朗軒闢，文行鬱茂，海內皆知爲端人君子。若其生平，以君親爲天地，以朋友爲性命，以吉人善類爲頭目腦髓。食飲飢渴，呵摩〔七〕皸瘡，非有使然者也。部黨畫地，情僞沸羹，孟旋以直道爬梳，以真氣吸取，護持良善〔八〕，蠲除螫毒，疾呼號〔九〕咷，尅骨搏頰，擲揄手笑，不復省顧，而其革面者或寡矣。推孟旋之志，誓將使世道昌明，黨論歇絕，狼子狎〔一〇〕孫，胥落其角距，拔其血牙，化爲卷阿之鳴鳥〔一一〕而後愉快。惻怛悃悞，結轡傾寫，如師子之捉象兔，如毒龍之視人畜，移山填海，隆墀永歎，窮老盡氣，終不衰止。余所〔一二〕交海內鉅人，卓犖竪立者多矣，若儒門所謂君子仁人，佛門所謂菩薩誓願者，吾孟旋其庶矣乎？八十餘生，每思以殘毫枯竹，效片言于知己，微有章之請，雖有意論著，麟齡不克〔一三〕自發。孟旋有子矣。

孟旋長身修頰，如羽人劍士。振衣抗論，風飄拂生髭髯間。角巾大帶，盤辟矩步，杯酒淋漓，談讌契闊。殘燈月落，顯顯然如在目中。蕭伯玉言：「嘗夜渡桐江，見孟旋坐月影中〔一四〕，白髮鬢鬢下垂，兩頰戍削，類東坡所云畫中〔一五〕須菩提者。」余自癸亥別孟旋，不復相見，此語尤可思也。銘曰：

崇禎初元，孟旋奄逝。人之云亡，占曰殄瘁。岸則有谷，谷則有陵。精靈觚禦，鬱而上升。碑石有金，斧柯爛矣。天游地極，元氣不死。三月初九日〔二十六〕。

【校記】

- 〔一〕此文有學集各本外，亦收於瞿藏文鈔補遺中。遂本題首無「方」字。〔二〕文鈔補遺作「卓」，鄒鉉序本、金匱本作「車」，下空一字。遂本空一字。〔三〕文鈔補遺作「訊」，各本作「詢」。〔四〕遂本、文鈔補遺作「佛悅」，鄒鉉序本作「拂悅」，金匱本作「佛悅」。〔五〕各本作「漓」，金匱本作「醜」。〔六〕金匱本、文鈔補遺作「目」，遂本、鄒鉉序本作「日」。〔七〕各本作「摩」，文鈔補遺作「磨」。〔八〕各本作「良善」，文鈔補遺作「善良」。〔九〕金匱本、文鈔補遺有「號」字，遂本、鄒鉉序本無。〔十〕各本作「豹」，文鈔補遺作「約」。〔十一〕各本作「鳥」，金匱本作「鳳」。〔十二〕金匱本、文鈔補遺作「所」，遂本、鄒鉉序本作「故」。〔十三〕文鈔補遺作「克」，各本作「先」。〔十四〕金匱本、文鈔補遺作「影中」，鄒鉉序本無「中」字，遂本作「下」。〔十五〕金匱本、文鈔補遺有「中」字，遂本、鄒鉉序本無。〔十六〕文鈔補遺有「三月初九日」五字，各本無。

孫長君墓誌銘〔一〕

孫長君，名之芳，字洸聞，高陽太傅文正公之冢孫，高〔三〕宛知縣銓之長子也。以太傅復五城功。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戊寅十一月十日，高陽陷，太傅闔門殉節，高〔四〕苑父子守官得免。長君聞訃，瀝血具奏，天子震掉議卹。一日夜抵家，改棺以斂〔五〕殯太

傅。埋胔骼，舐血醬，收斂諸父昆弟之血戰駢死高陽者。踰月，高^(六)苑奔喪至，拮据負土，庀治窀穸。長君農力以相攸助焉。天地崩坼，風雨漂搖，^(七)以宗祊大故，勉出就官于閩，受命飲冰，夙夜祗懼。壬寅^(八)月，卒于都司之公署，年四十有五。命矣夫！

太傅有文集百卷，長君慮兵火隳突，瘞而封諸牆下，茅元儀侵之南都，乙酉以城陷燬。長君之閩，拾煨燼，補斷^(七)齧，縮食就工，刻甫竣而病歿。弟之藻請于容城孫徵君，刊定高苑所撰太傅年譜，亦先後告成事。嗚呼！葢吾師之事于身後者^(八)，一子也夫！長君生五子，樞、桡、柱、栢、桄。桄自閩扶柩歸葬，載先集與俱。瓦燈柳絮，與梨棗錯置，以是爲長君營魂所棲宅也。於是扶服^(九)來虞山，哭^(一〇)而請銘。白首師門，頰仰三世，遂相向噉然而哭，其何忍辭。銘曰：

析木迢迢，神臯臙臙。九嬰繼作，蕩爲焦土。覆巢遺卵，不絕如縷。臥薪枕塊，誰謂荼苦？越吟執珪，楚冠軍府。紀季入鄴，春秋所許。哀哉強死，視不受拊。整衣循髮，下見乃祖。鉤陳環衛，敬如君所。赤幘絳鞵，從以風雨。湯湯高河，歸耐堂斧。我篆銘詩，慰汝終古。歲在癸卯三月十三日，虞山通家東澗遺老錢謙益撰^(一一)。

【校記】

〔一〕此文有學集各本外，亦收於瞿藏文鈔補遺中。

〔二〕〔六〕金匱本、文鈔補遺作「高」，邃本、鄒鉉序本作

「清」。〔三〕文鈔補遺有「一」字，各本無。按初學集孫公行狀，應有「一」字。〔四〕文鈔補遺作「高」，各本作「清」。〔五〕各本有「斂」字，文鈔補遺無。〔六〕各本作「斷」，文鈔補遺作「新」。〔七〕金匱本、文鈔補遺有「者」字，各本無。〔八〕文鈔補遺作「服」，各本作「柩」。〔九〕文鈔補遺有「哭」字，各本無。〔一〇〕文鈔補遺有「歲在」以下二十一字，各本無。

朝議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王君合葬

墓誌銘〔一〕

嗚呼！自古勞人志士，鞠躬致命，出死力爲國家，而名不登于史冊者，可勝數哉！乃者四七之際，吾鄉稼軒留守，捧〔三〕日虞淵，蒼靈之天，崩隕西北，而回斡于西南。宗功完節，具在信史。其有奮孤生、起下僚，農力耆事，共濟艱危，如贈太僕卿〔三〕王君者，非徵諸族牒，訪諸閭史，雖余亦不得知之矣，而況于他人乎？謹按其子蘭所撰行狀，而論次之曰：

君諱奕昌，字德符。曾祖嘉言，由進士官參議。祖太學生維屏。父泰安同知輔臣。母章氏。妻錢氏，族子湖廣副使時俊之女也。生男四人，女五人。君少爲諸生，以文行推邑里。入國學，屢試鎖院。謁選除江西布政司理問，署高安令。介厲敦勤，爲羣吏先。量移廣西都司斷事，襆被蕭然，挈其妻及一幼子以往。君在粵六載，署武宣、陽朔二縣，綏鳩民、

剪鯨寇、招狼目，所至治辦。而余籍記其功狀有三：

靖藩久蓄異志，須時而發。君刺得其狀，密告稼軒，俾早爲之備。乙酉七月，隆武改元，靖藩拒命稱制，襲破梧州，擒〔四〕撫院以歸，囚之邸中。君遣間使，饋鮭菜，得曹道人衣帶手書〔五〕，星夜趨東將吏進兵，一昔〔六〕而就縛。西事〔七〕底定，撫院得以侈力鎮撫，喪君有君，經營擁戴，其可紀者一。

越一年，永明臨極于肇慶，北兵破五羊徧梧。明年，駕從桂林次武攸，將幸楚。稼軒以元臣留守桂林，而君以府同知守柳。北兵從兩道進，一從平樂上灘江，窺桂林，一從潯州略左右兩江郡縣，窺柳。柳距潯三百里，叛將李明忠，據潯以瞰柳，柳守及推官託病去，分守副使遁去。君獨〔八〕與馬平令城守，而明忠刦降書至。君曰：「留守相公，身任危疆，力圖光復。我今日棄柳，卽明日無桂矣，此眞書生致命之秋也。」乃徧告國人，縛賊使，械送留守，而誓死以待援。君故所，招降武宣狼目廖文登等，截刦北舟，沈之斷藤、勒〔九〕馬間，思恩侯乘勝復潯州。明忠宵遁。柳乃固，而桂林亦得安堵〔一〇〕。其可紀者二。

是歲夏，北兵再犯桂，失利，退守陽朔、平樂。新興侯焦璉軍大振，二地皆思內附。留守訊諜者知狀，問曰：「吾欲遣使諭降可乎？」諜曰：「得前假守王使君來，卽款城耳。」留守以上聞，卽命君爲按察司僉事，監陽朔軍。君單騎赴朔，朔人腰刀帕首，迎拜馬首。新興兵抵

城下，斬獲過當，一鼓而恢平樂。安插甫定，歷撫修仁。荔浦、永安、恭城諸州縣，全粵版圖，悉歸疆索。其可紀者三。

戊子二月，駕還端州。敘功，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督理糧儲。受事踰年，江楚敗書踵至，滇、黔、楚、蜀敗卒數十萬，飢囂失伍，捲甲入桂。君星馳露宿，躬自輓運，乘小舟還龍門，滇營亂騎，攔舟追殺，猙獰哮吼，不知所爲。君方抱印抗詞申諭，而標槍已洞脅矣。泝流下興平，質明而絕，己丑歲之六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七。事聞，詔贈中大夫太僕寺卿，蔭一子。

君以文弱之儒，官冗長之吏，當崩山雍河之秋，踐刀途血路之地，使鬼形鳥語之衆，扞吹唇勢面之敵，卒能守孤城、唱大義、馳單車、闢全粵。其于留守，非獨以才力相仗助，亦其讀書識道理，國恩士氣，輪困盤互，營魂心血，有交相吸取者在也。君亡二年，桂亦告陷。乘輿播遷，元臣屠慘。霽雲乞師之憤，無能嚙指于生前；臧洪同日之悲，猶將執手于地下。況如君者，丹青寥落，名氏翳然，余以老耄之人，欲爲之刻畫眉目，以備野史亭之訪求，而未知其足徵否也。斯可爲三歎已矣！

君初歿，其子蘭以陽朔爲桐鄉也，權厝山城外，而奉母恭人寓興平剪刀原。恭人儀範肅雍，五年瑤峒，誅茅席箭，猶其在閨門也。壬辰歲，長子英重趼奔喪，謀歸葬。或請火

葬負骨，三子皆慟哭曰：「父死于王事，何罪而燬其骨，代敵人颺灰乎？」遂定計，英、蕙侍母，蘭扶柩，捐生誓死，尅期以行。甲午之春及秋，相繼抵家。路人皆爲之隕涕，曰：「眞孝子！眞孝子！」恭人歸五年，以己亥五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五。某月某日，合葬于羅墩之新阡。

錢謙益曰：萬曆乙巳，稼軒年十六，從余讀書拂水。余錄柳柳州文，至襄陽丞趙君墓誌，余爲言此文敍徒行求葬事，詳委曲折。稼軒喜之，每雜誦，輒十數過。稼軒就義後，燈明月白，思其少年誦讀聲音，琅琅然如在吾耳，不自知涕之無從也。今王君亦歿于粵，其子扶柩返葬，於其求誌墓也，悽然有感余心，老淚哽咽，而爲之銘曰：

吾讀趙丞之銘曰：「百粵藜藜，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斯銘也，稼軒之所爲諷誦太息，悲緘衾而感黃腸者乎？嗟夫王君！勤君死粵。天末歸窆，情惟具列。匪謂斯契，匪信斯蒞。哀哀孝子，神不汝忒。柳子之銘，以旌幽闕。後千斯年，其永不滅。

【校記】

〔一〕此文鄒鉉序本、金匱本無，遂本、南潯劉氏藏精校本有。亦收於瞿藏文鈔補遺中。遂本題「政」字下缺「使」字，文鈔補遺本「中」字下有「憲」字。

〔二〕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捧」，遂本作「振」。

〔三〕遂本有「卿」

字，各本無。〔四〕劉藏校本作「擒」，他本作「禽」。〔五〕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書」，遂本作「筆」。

〔六〕文鈔補遺作「昔」，遂本、劉藏校本作「息」。〔七〕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事」，遂本作「爭」。

〔八〕文鈔補遺、劉藏校本有「獨」字，遂本無。〔九〕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勒」，遂本作「勤」。〔一〇〕文鈔補遺作「亦得安堵」，遂本作「得安」。〔一一〕文鈔補遺、劉藏校本有「浦」字，遂本無。〔一二〕劉藏校本作「軍」。〔一三〕文鈔補遺作「還」，遂本、劉藏校本作「運」。〔一四〕文鈔補遺作「雍」，即「壑」，遂本、劉藏校本作「擁」。

〔一五〕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交相」，遂本作「相交」。〔一六〕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生」，遂本作「席」。〔一七〕文鈔補遺、劉藏校本有「亭」字，遂本無。〔一八〕劉藏校本「城」下有「之」字。〔一九〕文鈔補遺有「之」字，遂本、劉藏校本無。〔二〇〕劉藏校本、文鈔補遺作「雒」，遂本作「樂」。〔二一〕文鈔補遺作「精」，遂本作「績」。〔二二〕文鈔補遺、劉藏校本作「訓」，遂本作「訓」。〔二三〕劉藏校本下有「庚子嘉平十月六日」八字。按：文鈔補遺簡端校語引孝逸本云：「此篇係牧翁自閱。」

明五經進士譚君權厝誌〔二〕

明五經進士者，嘉興譚貞良，字元孩，登萊參政贈太僕卿譚昌言〔三〕之第四子。少穎異，讀書日數千百言。以鄉〔四〕貢入國學。崇禎壬午、癸未，用兼通五經得舉。先帝奇其制策，擢〔五〕二甲第一人。弘光卽位，授禮部精膳司〔六〕主事。副考〔七〕廣東，自粵〔八〕入閩，官至兵科都給事中，加太常卿，病卒于軍。屬其子曰：「我死，題墓石曰明五經進士譚某之墓。」

於乎！國家用五經取士，羅以天網，科得三百人焉，不可謂之少也。循其名，責其實，如何謂通五經？如何稱進士科？科得一二人焉，不可謂之多也。君以藐然書生，擔荷百年臣子萬古綱常之重寄，窮形盡氣，之死致命如君者，斯不愧明進士（一），斯不愧五經進士也。宋、元之末，舉進士科者，宋末稱文天祥榜進士，元末稱李黼榜進士，士之爲制科重如此，君豈非本朝之文、李乎？重制科者，稱曰譚貞良榜進士，誰曰不然？君典試陞辭，二日而南都陷，挈家走松江，與夏允彝、陳子龍、李待問共議拒戰。度不可支，慟哭譙樓，誓死訣別。既而李城守死，夏、陳先後赴水死。此四君子者，皆崇禎進士也。書譚爲五經進士，屬辭比事，則夏、陳、李有同辭焉。國家養士恩深，易名改葬，他日將有徵于此。

君卒平和軍中，實戊子歲六月二十八日，年五十。卒數日，行在使者資督撫行少司馬命至，焚黃柩前，周視營壘，歎泣而去。

庚寅春，孤吉璉間關扶櫬，權厝郡城北之朱橋，謀于先友，泣血而請余銘。昔陳同甫作中興遺傳序，謂康伯可、趙次張（二）後皆無聞，豈喪亂之際，皆死于兵，抑亦有所（三）奮而不能成也。余每讀之，撫卷流涕。今夏陳輩（二）死江左，昭灼耳目，而君死閩海（三）窮髮（三）地，奏報闕如。山河寥闊，中原豪杰，能無伯可、次張之遺恨乎？秋窗寒燈，緝閱事狀，如覲鬚眉，如撫視含。謹捫淚執筆，略書其概，而揭之以銘。感歎之不足，故長言以哀。

之。詞曰：

月波靈氣鍾文昌，五經爛熟串肺腸。揮毫射策五緯光，重瞳歎嗟撫御牀。延秋門上烏啼忙，焚宮撤廟墮天間。冒絮蒙頭裂袴襠，漆身繭足違虎狼，漢幟盡拔胡騎猖。三江五湖非我鄉，浮海適越天倉浪。上殿論兵氣激昂，笏批獐輔如眠羊。臺班未煖拜夕郎，監視蛋戶巡漁榔。警急遂具下海航，扶老提稚泛大荒。兩丸日月蕩檻旁，下碇恐砸巨魚吭。尻上頂下俄易方，嘔溺不辨喉與肱。七日不食神揚揚，高吟倚和零丁洋。奔問甫達行都空叶腔，徑漳指粵謀勤王。平和遇盜喪斧裝，劈頭湧血如潰湯。老儒匍匐相扶將，解衣囊身布裹創。武功窮山臥星霜，土鏗伏枕心擊颺。棄杖投筆掉藥囊，異軍蒼頭起泉漳。海濱死守三年強，建牙仗節開都堂。盾鼻磨墨旗裂裳，三千飲飛衝前行。四十二屯羅稍槍，平和開門瑄溪降。大埔、詔安迎脯漿，龍巖南靖歸我疆。雷斧轟較風馬驤。奔約枉矢爭頡頏，前軍大星墜角芒。下春行軍夕告亡，傳籤勒伍猶琅琅。一軍哀慟聲壞牆，天之亡我匪否臧。一成一旅辜宣光，枕戈坐甲從先皇。哀哀藐孤血淚滂，萬里一棺還北邙。賃車僦舟扶翼牆，二朱俠客姓氏香。嘉禾城陰朱橋陽，瓦燈敗帷淺土藏。鴻朗莊嚴帝有慶，愍綸謚冊錫命長，紅光司日曜黃腸。五經進士係皇明叶芒，銘旌五字扶天綱。舊史遺文考縑緗，金銷石泐徵銘章。

【校記】

- 〔一〕此文鄒鉷序本無，遂本、金匱本有，亦收於瞿藏文鈔補遺中。〔二〕金匱本、文鈔補遺有「譚昌言」三字。
- 〔三〕文鈔補遺有「鄉」字，遂本、金匱本無。〔四〕遂本、金匱本「擢」下有「第」字，文鈔補遺無。
- 〔五〕遂本、金匱本有「司」字，文鈔補遺無。〔六〕金匱本、文鈔補遺作「副考」，遂本作「典試」。〔七〕文鈔補遺作「粵」，遂本、金匱本作「越」，字本通。〔八〕金匱本、文鈔補遺有「斯不愧明進士」句，遂本無。
- 〔九〕遂本作「康伯可趙次張」，金匱本、文鈔補遺作「龍可伯康趙九齡次張」。〔一〇〕金匱本、文鈔補遺有「所」字，遂本無。〔一一〕金匱本、文鈔補遺作「輩」，遂本作「李」。〔一二〕遂本、文鈔補遺作「閩海」，金匱本作「海閩」。〔一三〕金匱本、文鈔補遺作「髮」，遂本作「髮」。〔一四〕金匱本、文鈔補遺作「胡」，遂本作「北」。〔一五〕金匱本、文鈔補遺作「我」，遂本作「吾」。〔一六〕金匱本、文鈔補遺作「椰」，遂本作「郎」。〔一七〕金匱本、文鈔補遺作「頂」，遂本作「項」。〔一八〕遂本、文鈔補遺作「埔」，金匱本作「舖」。〔一九〕金匱本、文鈔補遺作「勒」，遂本作「束」。〔二〇〕遂本、金匱本作「還」，文鈔補遺作「送」。〔二一〕各本作「黃腸」，文鈔補遺校注云：「刻作長楊」。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有學集卷二十

墓誌銘

光祿大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諡文通鐵山王公墓誌銘〔一〕

高郵鐵山王公舉天啓乙丑進士，令大田、仁和二縣，以卓異聞。忤勢要〔二〕左官，量移饒州司理，稍遷戶部郎。崇禎末，東西交訐，縣官急才〔三〕，用邊略推舉，備兵通州。通爲神京左臂，奸宄豪右，盤互窟穴。公通明強直，奮髯抵几，彈治肅然。東省劇盜，跨州連邑，遂奉〔四〕特簡往撫。簡士馬、設方略，龍山七營諸賊，次第就縛，如獮狐鼠。未幾，有總督遼、薊之命。當是時，流氛披猖，廟算旁午，兵食交匱，撫鎮一空。謀國者非以辦賊責公也，病急求醫，趣舉之而已矣。誤國者亦非欲以掣肘困公也，無米索炊，姑聽之而已矣。公以一官兼經、督、撫治〔五〕之重任，旣孤掌而難鳴；以獨身控陵京山海之危疆，雖鞭長而莫及。以二萬餘叢殘〔六〕坐甲之疲兵，支數十萬百戰建瓴之強寇，分身不能，剜肉何補？雖復灑血臨戎，靴刀誓衆，而前知其不可爲矣。

在事經年〔七〕，抗疏條奏，請分設薊、遼二督，勿兼顧東西以誤封疆。請留近畿兵，棋置屯守，勿遠戍關外，以空肘腋。請撤寧守關，命遼鎮抽練馬步精兵，呼吸應援，勿以賊尙未渡河，偷餘隙而忘警急。其言皆刺心剋骨，劈肌中理，取次報聞而已。事益急，請急〔八〕徵天下勤王兵，命遼鎮臣登壇受〔九〕鉞，而身自任援剿，斬首輔陳演頭，竿之軍前，以謝天下事，不效則斬臣以謝演。奏未及報，而寇已陷雁門。乃倉皇用公言，臨遣閣臣督師辦寇。命公星馳守關，公抵關未浹日，抽兵〔一〇〕束馬。宵征赴難，而都城已失守矣。公當艱危受命，已誓必死，具含玉、歌虞殯，古之介夫，猶能相厲，而況于公乎？入援則不及，攀髯則無從。納弘演之肝，何以報命？嚙霽雲之指，誰與乞師？喪亂甫息，使命頻頒〔一一〕。天地爲籠，逝將何所？公于是幡然而起，彈冠振衣，以赴風雲之會。蓋〔一二〕所謂天實爲之，而非其所死之本懷也。

嗚呼！天之方蹶，誰秉國成？輕疆索如弈棋，委聖主爲孤注。號咷氣盡，飛走路窮。心傷廟社之銷沉，目覩山河之斷送。公其如人何？以千金一壺之身，當大廈一木之任，九域颺迴，三精霧塞。洪流寧抑于手障？嵐風詎返于口吹？公又其如〔一三〕天何？旣而星移日轉，葭動灰飛。精白一心，陳謨佐命。起廷〔一四〕評、歷副貳、掌邦政、陟綸扉。誠可格天，言可底績。上尊畫像，寵異于生前；殊錫易名。便蕃于身後。昔者伊生五就，拜幣聘于有